



宋繫太平御覽



1/3  
403  
71





143  
403  
71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八

人事部八十九

權謀上

說文曰慮難曰謀

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言謀為善謀助之百姓能與安己者

尚書曰汝則有大疑謀乃及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

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

詩曰載馳載驅周爰諮謀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

左傳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

之又何間焉肉食者在位者也一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乃入見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



新嘉坡圖書局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由山田一八郎君  
所購以贈  
田中



鼓劔曰可矣齊師敗績

又曰楚師背鄗而舍鄗丘陵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

田莓莓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莓莓美厚貌詩曰周

是謀言仰楚舊惠為利薄謀楚

又曰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

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

執其孥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

於朝秦伯帥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能與夫二

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

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

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何

又曰晉悼公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已責輸積聚以

貸自公已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後有義者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  
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  
也

論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也

史記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

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迎因即執

之

又曰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

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使田忌將兵而往直走梁魏將龐涓

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謂忌曰彼三晉之

兵素悍而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

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



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龐  
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  
過半矣乃奔其步兵與其輕輓亡辨倍日并行逐之孫子  
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  
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  
道而伏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  
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共發軍大亂相失涓自知計窮兵  
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漢書曰高祖十年陳豨反上親征之帥次邯鄲令周昌選  
趙壯士堪爲將者得四人及見上上罵曰豎子能爲將乎  
四人慙赧俯伏上各封千戶任以爲將左右諫曰從陛下  
入蜀漢破強楚定海內轉鬪數千里瘡痍遍體而功賞未  
行今四人何功而遽封千戶上曰非尔所知也今陳豨反

趙代地皆豨之有也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  
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左右曰  
善又聞豨將皆商賈人高祖曰吾知其易與之矣商人尚  
利乃以金購豨將多降者

又曰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東擊師次灞  
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擊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  
天下危能用臣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  
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滹澠陘狹之  
閒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趨藍田出武關抵  
洛陽閒不週二三日直至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謂將  
軍從天而下也如其謀至洛陽使人索嶠澠閒果得伏甲  
以涉爲護軍竟滅吳楚

又曰周勃等既誅諸呂使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



不可信願稱疾無行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利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耶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代王代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又曰上擊韓王信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平畫圖美人形遺閼氏恐漢女美奪己能得突出以計鄙祕不傳也

又曰七國反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洛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難與爭鋒楚兵

輕不以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弊破吳必矣條侯曰善乃從其策又曰陳平將終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又曰諸呂擅權丞相陳平患之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平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慮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君何不交於太尉深相結友陳平用其計迺以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友呂氏謀益壞陳平又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之費賈以此遊漢庭公卿聞名



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又曰高祖既誅黥布聞朱建諫不聽賜建號平原君為人  
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  
知建建不肯見建母死貧未有發喪陸賈素與善乃賀辟  
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日前君侯欲知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  
辟陽侯迺奉百金韋昭曰衣服曰列侯貴人以辟陽侯  
故往賻凡五百金或人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  
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  
閔藉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  
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  
后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

侯太后大忻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藉孺大  
恐從其言帝果出之辟陽侯之囚也欲見建建不見辟陽  
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  
又曰韓信已拜大將軍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  
教寡人計策信再拜曰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不能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又背約而逐義帝所過無不殘  
滅雖爲霸王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害除秦苛  
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大王王秦者今王舉兵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  
聽信計部署諸將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又曰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及成安  
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  
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乘勝去國遠鬪其鋒不可



太平御覽 卷四百四十六 五  
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既破趙令軍有生得廣武君購千金須臾有縛至者信解其縛而師事之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如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足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擒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朔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士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

然衆勞兵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倦弊之兵頓堅城之下臣愚竊以爲過矣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偃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持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能爲齊計矣知如此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隨風而靡  
又曰惠帝崩太后發喪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爲待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拜呂台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爲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以辟疆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也迺哀



又曰藝文志云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兵先計而後戰大氣必安昔管仲率師臨之以執魏晉之太武范曄後漢書曰表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曹操敗於張繡紹與操書甚倨慢人怒欲先攻之所患力不敵訪於荀彧彧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曰又曰表紹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弑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今欲與卿勳力將何以匡濟之授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凌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埽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迴師北首則孫瓚必擒震脅夷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

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又曰劉表寵後妻為小子琮娶蔡氏遂愛琮而長子琦不自寧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琦意感悟因規出計又曰馮異字公孫潁川城父人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歸世祖授大將軍與赤眉戰不利異乃令各更衣色伏於道傍戰移時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衆驚大敗降赤眉男女八萬餘衆初為世祖主簿王郎起河北世祖自薊南馳至饒陽蕪葦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日世祖謂諸



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至南宮遇大風雨世祖引車入道傍空舍異復進麥飯免肩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能諸將論功異常獨屏坐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世祖即位封陽夏侯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邯鄲晨夜馳騫傳聞王郎軍在後更士惶恐至下曲陽呼沱河導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渡官屬益懼上不然也遣王霸往視之實然王霸恐驚衆即還曰冰堅可渡士衆大喜上笑曰果妄也比至河河流漸已合上令霸護渡以沙布汾冰上遂得渡渡未畢軍冰解上謂霸曰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遭水變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爲善不費賞無以勸後即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內侯

又曰隗囂死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帝入關將自征之寇

恂時從上議遣使降之帝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卒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朱勃上書理馬援謀如涌泉勢如轉圜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時楊琬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獠賊攻琬琬力弱吏民憂恐琬乃特製馬車數十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會戰乃令馬車居前從風鼓



灰賊不得視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大破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八

其賊不識其意以為賊軍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八 其賊不識其意以為賊軍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八 其賊不識其意以為賊軍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九

人事部九十

權謀中

續漢書曰銅馬所過虜掠王俊言於上曰宜捨輕兵出賊前使百姓各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上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民保壁者勅令固守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上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又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燃火虜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乃命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千級虜自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朝歌賊竈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乃使虞詡為朝歌



長故舊皆弔詔曰得朝歌何衰詔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艱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勦之曰儒者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詔曰初除之日大夫皆弔以詔籌之知其無能爲也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之饗會悉貸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百人又潛遣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縫縫其裾爲識有出市買者吏輒禽之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武都太守及到羌率數千遮詔於陳倉詔即停軍不進而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日行不可過三十里

而今日行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則易爲所及速則彼不測虜見竈增必謂郡兵未進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疆勢有不同故也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淑之孫也舉孝廉遷亢父令以董卓之亂弃官歸太祖太祖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後太祖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彧勸太祖曰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願從漢高爲義帝縞素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雖禦難于外心無不在王室今鸞駕旋軼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仗弘毅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太祖從之遂迎天子都許進彧爲尚書令及表紹兼河北天下畏其強與太祖書極悖慢太祖以書示彧



日將誅不義而力不敵如何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  
雖弱必強苟非其人其強易弱劉項存亡足以觀之太祖  
卒破紹於官渡如或所策

又曰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太祖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  
亂智者勞心之時也遂徵入爲尚書操謂鍾繇曰公達非  
常人也吾得之與計事天下何憂哉以爲軍帥征呂布至  
下邳攻之不拔太祖欲還攸曰布勇而無謀不可解遂生  
擒布太祖又與表紹相拒於官渡攸勸擊紹將淳于瓊運  
糧遂破紹魏國初建爲尚書令太祖謂文帝曰公達人之  
師表汝宜盡禮祔之

又曰表尙攻兄譚於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爲曹公所圍  
尙聞鄴急奔而救之求人入城計會事主簿李孚請行時  
圍甚急尙曰何辨孚曰多人不可三騎足矣尙遣之孚選

温信者得三人各給駿馬不示其謀令釋戎器着平常冠  
乘問事杖投碁直抵鄴城下自稱曹公巡歷圍壘所過失  
候者輒捶之自東西下出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  
縛之因直入城下配以縋引之孚與配相見既事了外圍  
益急孚因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不如驅出省穀也  
配乃夜籊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  
降孚將所未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  
照耀但共觀降不復視圍孚從北門突圍而歸報命於表  
尙明且曹公聞孚已出拊掌大笑鄴郡竟爲曹公所取表  
尙奔于遼東

又曰郭嘉字奉孝潁川人詣太祖太祖與論天下事曰使  
孤成大業必此人也太祖用其計先擊呂布擒之太祖與  
表紹相持於官渡孫策北襲楚衆並懼嘉料曰策輕而無



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於中原也以吾觀之必死於  
匹夫之手策臨欲濟江果爲許貢容所殺後太祖又用其  
計密襲盧龍塞大破單于  
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人少孤貧每見高山大澤輒指畫  
軍營處所時人笑焉因計吏上見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  
爲掾景元四年秋詔諸軍征蜀艾授大將軍節度鍾會攻  
劔閣不下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艾  
以氊自裹推轉而下進至江油遂入成都降劉禪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  
魯肅遺先主書曰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始展  
驥足耳先主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亮爲軍師中郎將亮  
留鎮荊州統隨入蜀劉璋與先主會統曰因此會執之則  
無用兵之勞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也統復說

以三計先主用中計向成都所過輒克進圍雒縣率衆攻  
城爲流矢所中卒  
又曰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建安初天下亂入蜀依劉璋別  
駕張松與正書度璋不足成事因勸璋結先主乃遣正往  
及還謂松曰雄略密謀可共載奉之璋復使正迎先主先  
主定蜀以正爲蜀郡守外統都畿內爲謀主正說曰曹公  
留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淵等才略不勝國之將帥今舉衆  
討必克先主乃率諸將兵討漢中淵將兵未爭其地正曰  
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攻之淵等授首曹公聞正策曰  
吾故知玄德不辦此必爲人教先主以正爲尚書令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避亂至遼東北海相孔融  
聞而奇之數遺餉饋其母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  
管亥所圍慈歸其母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識汝去後瞻



卹過於故舊今被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至都昌夜因伺閒隙得入見融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請行融難慈慈曰昔府君傾意老母母感遇遣慈赴急今衆人言不可豈府君憂顧之義老母遺慈意耶慈晨出下鞭直突圍馳去射殺數人應弦而倒無敢追者到平原說備備歛容曰孔北海知世閒有劉備耶即遣兵三千隨慈擊賊賊遂退

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蓋白瑜曰今寇衆我寡難爲持久可燒而走也乃取鬪船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引次俱前蓋令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延燒岸上營煙焰張天燒溺死者甚衆曹公乃敗  
晉書曰馬隆字孝興東平人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計

爲虜所沒河西斷絕上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朝臣莫對隆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遂許隆募勇士三千五百人而行或奇謀閒發或夾道壘磁石賊負鐵鎧卒行不得降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轉戰千里涼州遂平詔假節西平太守

又曰明帝大寧元年王敦反屯兵濟陰帝微服行其營壘既而馳去敦方晝寢夢日環其營驚起曰必是鮮卑黃鬚奴來也使騎切遽而追之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冷水沃之時逆旅有賣飯媪帝以七寶鞭與之俄而追者至訊媪媪云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傳示邊留又見馬糞冷信已遠矣而止帝遂得免

又曰僞趙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石勒初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以共



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勒初未可也漸見進重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筭無遺策成勒之事皆賓之計勒常歎曰吾每臨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親臨哭之慟顧謂左右曰天不欲吾成事何奪右侯之早也

又曰僞燕慕容垂欲興師討慕容永於長子諸將議曰頃年士卒疲於行陣居人不暇耕織瘡痍滿身哭泣盈路且宜撫士安人以待時長子不足憂也慕容德曰不然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方今海內版蕩人百其心急之則得其川緩之各懷所思可因其勞而成其逸何得緩之垂笑曰卿言當矣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行其謀而滅永

又曰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

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

又曰杜預陳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泚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後周書曰武帝保定元年汾晉之北離石之南悉是羌胡而地居齊境抄掠我東鄙朝廷患之韋孝寬乃欲於要害置大城以扼其吭興役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之岳有難色謂孝寬曰國家每於境外築城未嘗不動大衆今深入胡境密迩齊師以兵百騎何以禦役孝寬曰事有萬途兵非一勢君但受成規無所憂也計築城十日即畢今齊君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如期而至界首疑有伏軍不敢進迫其夕岳令緣汾傍山處處舉火齊人謂有



大軍收兵自固猶豫之間土功已畢齊師乃退  
隋書曰上嘗問高穎取陳之策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  
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士馬聲言掩襲彼  
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  
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  
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  
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  
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又曰樊子蓋與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  
酒曰良筭嘉謀侯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瑞  
并綺羅百疋

唐書曰劉武周戰于度索原軍敗賊徒進逼河東江夏王  
道宗時年十七從太宗率衆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

謂道宗曰賊恃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乘勝其  
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  
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  
曰汝意闇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進及介州一戰滅之  
又曰張守珪爲瓜州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裁立賊  
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衛之  
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  
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徒疑城中  
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

又曰裴行險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  
遂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賚陌刀勁弩以  
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  
兵奔車散走賊驅車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



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  
敢近之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  
就崇岡將士皆以土衆方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  
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莫不歎服  
又曰裴行儉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僞可汗泥墜匐爲其下  
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依狼  
山行儉既迴阿史那佛念又僞稱可汗與溫傳合勢鳩集  
餘衆明年行儉復惣諸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陘口縱反  
間說佛念與溫傳令相猜貳佛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  
效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漲天而至斥候  
惶惑來自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佛念執溫傳來降非他  
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軍使迎前勞之少閒佛念  
果率其屬縛溫傳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悅遣

戶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  
又曰裴行儉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  
人隨己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  
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乃召四鎮諸  
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  
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  
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爲畋獵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  
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  
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  
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  
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  
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匐途中  
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回來行儉釋遮匐行人令先往



太平御覽 卷四百四十九  
曉喻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旬尋復來降於是將吏已下  
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旬而還高宗廷勞之  
曰比以西服未寧遣卿摠兵討遂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  
權略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而兇黨殄滅伐叛柔服深  
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周書曰容容熙熙皆爲利謀熙熙攘攘皆爲利往  
九州春秋曰龐士元說劉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  
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勢難以得志益州國富民強戶口  
有四郡兵馬所出畢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  
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與反  
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國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取也士  
元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定事

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  
不取終爲人制耳備後遂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九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成戰則勝戰國策曰秦攻趙長平大破之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講計未定曼緩新從秦未趙王與緩計曰與秦地何如勿與緩曰此非臣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之緩曰緩新從秦來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焉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見王王以緩言告之虞卿曰秦索六城於王王取五城以賂齊齊秦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

人事部九十一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成戰則勝戰國策曰秦攻趙長平大破之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講計未定曼緩新從秦未趙王與緩計曰與秦地何如勿與緩曰此非臣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之緩曰緩新從秦來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焉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見王王以緩言告之虞卿曰秦索六城於王王取五城以賂齊齊秦



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西擊秦是王一舉結二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婁緩聞之逃去以非情出言與之國以引之秦也又曰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師不下殺韓令靳尚使秦謂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厲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屠亡者其齒寒願大王熟計之太后乃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弗支也盡置其身妾不重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救韓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耶靳尚歸報王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甘茂曰韓之急緩人莫弗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楚矣臣安敢未甘茂曰先生勿復言也乃入言於王曰公叔且以國南合於

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

又曰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請見陰姬公爲畫計公稽首曰誠如君言喜即奉書詣中山王曰臣聞趙強即中山弱臣能弱趙而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喜曰臣願乞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推爲資未可豫陳也乃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容佳麗之所出也今來至境入都邑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見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不知者將以爲神其容貌顏色過絕人矣乃其眉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趙王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對曰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喜歸



報中山君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聞其乃欲請陰姬中山君作色不悅喜曰趙強國也請之必矣王不與之卽社稷危與之卽爲諸侯笑王立爲后以絕趙王意可也遂立爲后趙王亦無請也又曰秦王使人之楚楚王賢之恐其爲楚用以危秦也昭子曰以王之德與王之賢因以遣之楚王必爲有外心去楚矣從其計果如其言

說苑曰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恭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

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閒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閒予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蛻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此樂平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也又曰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



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未是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又曰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又曰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先不意可以生故以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園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又曰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辯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狼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又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為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援轡自駕其僕接御而載之行十日十夜而至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又曰簡趙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專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



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  
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  
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  
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  
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  
矣  
又曰吳闔閭夫人姜氏齊景公以其子妻闔閭送諸郊泣  
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  
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  
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  
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  
遣之  
又曰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

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君慎之詐而已矣  
君問於雍季對曰焚林而畋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  
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許猶可以偷利而無報  
遂與荆軍戰大敗之乃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  
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  
一時之權也寡人既已行之矣  
又曰智伯圍晉陽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  
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  
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  
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  
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二家  
雖愚不棄美利而佩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  
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



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  
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又曰白圭之中山中山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  
欲留之又辭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  
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  
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  
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必亡中山與齊  
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  
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  
而已矣

又曰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旁  
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  
日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之將

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  
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  
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東虜其衆問曰得  
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  
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  
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  
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  
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也

又曰石乞侍坐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  
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土者三人與己相君臣者五人所  
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  
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  
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



亂也。虬十月白公果亂也。又曰韓昭侯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以奢，此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矣。又曰：田子顏自大術至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眾甚矣，後果以平陵叛。又曰：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治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死以從上使，如慮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

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閭襲郢。又曰：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畜多是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又曰：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又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與任增曰何爲不與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也吾是以不與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又曰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爲觴皆仰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未朝近者入賓又曰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閭能用其衆故伐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患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閭食不二味麴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今夫差次有臺

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具玩好必集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又曰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人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又曰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破齊師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收之無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又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



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而殘之  
遷桀南巢焉  
孔叅子曰趙閒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  
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不見得於人者偶視近而俱走也  
今秦兼吞天下之志不忘側息也趙魏與之隣接而強弱  
不敵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力周旋也今無  
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夫連雞不能互栖  
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又曰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  
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仇敵之國而釐侯執珪見  
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與嚴敵爲隣動有滅  
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  
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之

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而肯先人之舊好以  
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  
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虛名自累而不知近敵之困者也  
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怨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  
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  
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一  
臣事君之道  
臣事君之道有三  
一曰諫  
二曰諂  
三曰諛  
諫者  
諂者  
諛者  
諫者  
諂者  
諛者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一

人事部九十二

諫諍一

尚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顯明也謂明言其惡不幾微言三諫而不聽

則逃之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不義則離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

泣而隨之至親無夫志在感動之也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又曰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

人事無辭讓者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近也和

臣事也宰主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其

治百官也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謂言其



左傳曰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碻諫曰臣聞賤妨貴少陵長遠聞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又曰魏獻子爲政以魏戌爲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戍不能斷以其獄上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閻沒汝寬曰魏子之屬夫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

陽人賂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期待於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

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對曰昨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昨飲酒醉故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

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

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屬足也小

人二子自謂小人腹飢則恐食之不足厭飽則恐君亡君子居尊官食重祿而不知足故願以其腹爲君子之心

又曰公將如棠觀漁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君將納民於軌物

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又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子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郟大鼎賂公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

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夫德儉而有度升降而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

之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誅焉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又曰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闢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其後鬻拳子孫

又曰莊公加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省四也以大習之朝大習會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又曰丹桓宮楹丹離桓宮桓公廟楹謂之柱刻其桷經書刻桓宮桷桷謂之椽椽椽也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

君有恭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御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至諸侯世子附庸孤卿

執帛也小者禽鳥御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草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也脩脯也虔敬也皆取名以示敬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

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也車牙車也又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宰

夫廩熊蹯不熟殺之寡諸番使婦人載之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

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霑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

又曰晉師為楚所敗師歸栢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

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是晉再勝而楚再敗也楚以是再世不競今天或者  
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穀梁曰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於  
其家或衷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  
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泄冶不能  
用其言而殺之  
周禮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孝經曰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  
歟是何言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  
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  
身不陷於不義

史記曰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  
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  
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言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  
代

又曰趙高親近胡亥日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殺之子嬰  
諫曰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  
而外令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弗聽  
又曰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夫戊午扣馬諫曰耕事  
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秦夷郡縣城銷兵刃不復用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  
諸侯者使後無攻戰之患始皇王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  
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  
臣聞之殷周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



丙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  
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  
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無道故沛  
公得至此矣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  
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  
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廢嫡  
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  
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又曰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  
羆馳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

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  
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  
地犯屬車之清塵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軼也  
又曰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  
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  
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  
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  
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大甚蘇從乃入諫王曰  
若聞令乎對曰鯨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  
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  
大悅

又曰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必貧困往見優孟言  
我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



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對曰婦言慎無爲楚相孫叔敖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丘侯四百戶以奉其祀

又曰優旃者秦倡侏儒也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光蕩蕩寇來不得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固難爲廕室於是二世以其故止

又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所言未嘗不聽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上不忍致之法有司徒乳母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尙須乳母而活耶尙何還顧於是人主憐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



鋸之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又曰吳王謀反枚乘諫曰夫舉吳以訾於漢譬由蚩蚩之  
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也  
又曰南越自相攻上欲救之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非有  
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  
地深昧而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  
當其一夫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  
得夫婦相守子孫相保陛下之德也陛下方寸之印丈二  
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戰而威德並行  
又曰王吉字子陽爲昌邑中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  
而樂逸遊口倦乎叱咤手苦於轡捶身勞乎車輿朝則冒  
霜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  
所侵薄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夫廣廈之下細氈

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  
樂豈徒銜楸之閒哉

又曰鮑宣上書諫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也  
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厝誠難也陛下擢臣巖穴誠  
冀有益毫毛豈徒欲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又曰龔遂字小卿山陽人以明經爲昌邑郎中令王動作  
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  
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  
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與騶奴宰人  
遊戲飲食過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御皆出涕王曰  
郎中令何爲遂曰臣痛社稷之危也  
又曰張敞爲膠東相王太后數出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



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曲楚莊好畋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芳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將以帥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姆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縱恣之宜也唯觀覽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有所則書奏后不復出

又曰成帝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太劉向上書諫曰闔廬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秦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固三泉高五十餘丈周五里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量工匠計以萬數數年之間被項羽之災離牧豎之禍丘壟弥高者發掘必速竊爲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

又曰王莽新即位恃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蚋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尅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餘里轉輸之所行起於負海墮墉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又曰王莽新卽位立威而窮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此一難也不能奉軍糧二難也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此



四難也輜重自隨虜徐遁逃五難也功必不成莽不聽  
又曰成帝時王氏擅權羣臣莫敢言梅福上書諫曰昔高  
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  
又曰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  
縣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泉雖甚愚之人猶知其絕  
也  
又曰谷永上疏諫成帝曰臣聞三代之所以隕社稷皆由  
婦人與群惡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失也  
又曰伍被楚人諫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  
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  
棘露霑衣也因流涕而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二

人事部九十三

諫諍二

漢書曰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  
坐郎署表益却慎夫人坐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迺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且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迺悅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益  
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  
又曰元帝時左將軍史丹護太子家事竟寧元年上寢疾  
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丹直  
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  
年名號繫於百姓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搖之儀  
審若此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

應劭注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又曰項羽發使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沛公怒不許蕭何諫曰雖漢中之惡猶不愈於死乎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侯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一人之下而申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人致其傑收巴蜀定三秦天下之事可圖也漢王善之遂之國

又曰周昌沛人高祖時爲御史大夫高祖欲廢呂后所生太子立戚夫人之子如意爲太子昌諫之曰陛下若廢嫡立庶臣不敢奉詔高祖乃止後太子立是爲惠帝拜昌爲太傅

又曰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元帝永光中行幸不已廣德乃上書諫曰臣竊見關東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馳騁干戈恣獵于田野不恤百姓臣誠悼之今

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返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還宮又帝欲酎祭宗廟出便門橋欲御樓船廣德乃當車免冠頓首諫曰陛下宜從橋上帝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頸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宗廟矣帝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前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涉危不履虛御史大夫言可用上曰曉人不當如此耶乃從橋

又曰劉向爲宗正時西城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制發胡漢兵四萬攻郅支單于斬首傳送京師名王已下七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上譏其功丞相匡衡石顯等皆以延壽與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上欲從之向乃上疏極諫文多不載於是上乃赦湯與延壽等矯制罪封延壽爲義城侯長水校尉



湯爲關內侯食實封三百戶

又曰貢禹字少翁瑯琊人累爲諫議大夫時歲不登郡國多困禹乃進諫曰今關東諸道禾稼不稔江淮浙右人民流離父子不保願陛下蠲賦稅常貢減大官之食去角觶諸戲廢不急務役速下詔命以蘇疲人上悅之遷禹爲御史大夫禹自治憲司數陳得失又言官家奴婢十餘萬人稅良民以給之率脂膏以滑之歲費鉅萬於國無益宜請免爲庶人從之又奏武帝始臨天下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私俱亂盜賊並起玉石混雜眞僞不分今欲興至理致大平宜除贖法以進賢良則天下治矣上大悅行之賜禹錢百萬

又曰劉輔爲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爲后輔疏曰今陛下觸情縱慾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豈不畏于天

乎上怒使掖庭中縛之谷永等上書訟之上乃減死

又曰谷永時成帝好微行不止永乃諫曰陛下弃萬乘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疋夫之卑業使供衛之臣執干戈守其空宮使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忽有變將奈社稷何帝歛容而止

又曰耿育關內侯陳湯被讒奪爵黜之燉煌郡育上書諍曰陳湯昔年討絕域不羈之君雪國家累年之恥自古及今安有比哉今被讒黜老弃燉煌復爲遺虜所笑誠可痛哉至今奉使外夷者未嘗不陳以郵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稜豈可以援人之功弃人之身開傲倖門路快讒佞者乎帝遂詔湯還京師復舊爵

又曰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見諫諍陳得失每奏事嘗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崇



每以董賢貴寵過度陳諫由是得罪上因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乃欲禁切主上用人乎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冰矣又曰朱雲成帝封諸舅王鳳等五人同日爲侯傾壞朝政京兆尹王章以直言見誅安昌侯張禹以依違任事雲爲槐里令頗銜之乃諫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不能益人皆尸祿耳不可以事君臣請尚方劔斷佞臣頭一人勵其餘上問曰誰也雲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下雲攀折殿檻大呼曰臣願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免事桀紂之主死不恨矣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極諫得免所司理檻帝曰勿理以旌直臣

又曰王宏爲侍中哀帝寵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二上置酒與賢父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視賢

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宏在坐進諫曰昔周成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曰天子無戲言耳今天下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以藩王入奉嗣孝成皇帝後當承宗廟傳子孫於無窮豈得以戲言將高祖社稷輸人耶上默然不悅終以失旨貶爲郎署又曰鄧都景帝時爲中郎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鄧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更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嘉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上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言之佛心逆旨不言則增漸日長爲禍不細

續漢書曰張子孝平陵人性矜嚴非禮不動遇妻子若嚴君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之許子孝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爲光祿諫正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恢到官欲以殺青簡寫尚書章句祐諫曰今君踰江湘越五嶺僻在海濱風俗雖陋然多珍玩上爲朝廷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章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邀名嫌疑之戒願留意焉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

季子者

後漢書曰陳蕃爲太尉桓帝末朝綱失序封賞踰制蕃上疏諫曰臣聞諸侯上象七曜下應九土以藩屏王室高祖非功臣不侯今寵臣以非義受邑左右以無材傳賞守位不料其德列土莫紀其功乃至一門之內侯者數人後宮之中數千采女肉食錦衣脂油粉黛不可勝計鄙諺曰盜不入五女之門以貧人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以貧人國乎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怨之感以致兵革水旱之因也上知之而不能用作爲佞所害

又曰申屠剛字巨卿茂陵人累遷尚書令帝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逸諫不聽乃以頭軻乘輿帝遂止又曰王尊爲隗囂將世祖遣來歙往諭之囂不從命而執之欲煞害尊諫曰臣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



禍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怨禍則上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他志名器逆矣而更謀誅其使怨禍結矣占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所以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藉重質而犯之哉且來歙雖單車遠使而漢帝之外見害之無損於彼滅之有害於吾昔宋執楚使者有折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辱況萬乘之主乎遂不敢害以禮遣之又曰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累爲尚書建初中有侮辱人父者而子繁之肅宗貸其死刑時定其議敏議曰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死若開相容恕著之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今欲趨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記曰利一害百民去其郭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天下幸甚從之

又曰爰延字季平外黃人性質直遷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卽治中常侍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嗚呼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過何代無奇人哉敬聞命矣  
又曰杜根字伯堅潁川人永初元年爲郎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與同舍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令盛根於囊殿上武士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素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旣而載出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覆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免  
又曰李雲字行祖甘陵人爲白馬令衆災頻降雲素剛直憂國將危乃露布上書直諫帝怒遂下黃門北寺獄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詔下廷尉



皆死獄中  
又曰陳琳爲丞相府主簿靈帝時朝綱失序政在宦官尚書伺進謀於表紹曰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今闔豎弄權可謂蔓草也蓋萌而薙之琳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乎今明公摠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鑪而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慎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無成祇爲禍階矣進不聽遂召前將軍大原守董卓卓未至卒爲禍亂而進亦爲宦官所殺  
又曰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憂主其有不得於心犯顏諫爭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

又曰相帝時有上書宜改鑄大錢劉陶上議曰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黃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飲飢無食雖黃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人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

又曰劉陵字孟高豫章人爲侍中車駕出祠南郊陵參乘上起早升輿眠陵跪曰陛下爲萬乘之主升輿宜正立雖早嚴欲寢不當上爲天地靈祇下爲百姓觀觀上魏色曰敬受侍中斯言以後爲式更自整頓  
謝承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固孝桓皇帝拜侍中自在機密



常見進納上數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默諫帷幄言不  
宣外

又曰李膺等黨事下獄陳蕃上疏極諫曰臣聞聖明之君  
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  
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  
相須共成美惡者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  
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  
錮閑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  
焚書坑儒何以爲異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  
生坐觀成敗如不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  
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非其人遂策免之  
又曰陳蕃諫桓帝曰故臯陶戒舜無畋遊周公戒成王無  
般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

平之時尙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  
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  
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  
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三  
人事部九十四  
諫諍三  
東觀漢記日上將自擊彭寵伏惠公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邇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恠疑願思之  
又曰鄧曄為上東城門候上嘗夜出還拒關詔開門欲入曄不納上令從門問識面曄遂不開明日曄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  
又曰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或民奏記言便宜便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三

人事部九十四

諫諍三

東觀漢記日上將自擊彭寵伏惠公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邇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恠疑願思之  
又曰鄧曄為上東城門候上嘗夜出還拒關詔開門欲入曄不納上令從門問識面曄遂不開明日曄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  
又曰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或民奏記言便宜便



封上

又曰明帝時決獄多近於重尚書陳寵上疏諫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毋濫故古賢君相歎息重戒者重刑之至也

又曰安帝時伐匈奴魯恭王上疏諫曰竊見竇憲耿秉銜使奉命師於外陛下親勞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誠邊陲爲民除害臣思之未見其便數年以來民食不足國無蓄積盛春興發擾動天下妨廢農時以事夷狄非所以垂意於中國憫念民命也

又曰日蝕司徒丁鴻上疏曰臣開春秋日蝕三十六而殺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勅不敢去至數十

日昔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諂諛以求容媚宜誅之

又曰竇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勳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又曰楊賜字伯獻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昆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範圍廣壞田園廢居民畜禽獸殆非所謂保赤子之義



又曰光和有虹蜺書降嘉德殿上引楊賜等入金商門  
問以祥異對曰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  
百之期亦復垂及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  
嬖人闖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而令縉紳之徒委伏  
敗叟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亡捐溝壑不見逮及  
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又曰白馬令李雲相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  
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  
數月閒后家封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  
素剛憂國乃露布上書移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  
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送雲黃門北寺獄死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潁川人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

士家十萬民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  
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  
言毗曰陛下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  
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  
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  
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  
遂奮衣而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  
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  
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爲之  
希出

又曰太祖討張魯東還時有將軍許遊擁部曲不附太祖  
而有慢言太祖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杜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



日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  
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遊  
慢吾何如可置乎襲曰臣聞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  
鈞之鍾不以莖撞起音今區區之許遊何足以勞神哉太  
祖曰善遂厚撫遊遊卽歸服

又曰賈詡字文和文帝時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  
盛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  
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文帝  
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  
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思表本初劉景外父子也大祖  
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文帝頻出遊獵或昏夜還宮王卽上疏曰天帝王將  
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所以顯至尊務戒愼

也近日車駕及昏而反非萬乘之至愼也

又曰文帝踐祚以高柔爲治書侍御史時人間數有誹謗  
祇言帝疾之有祇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宜除祇謗  
賞告之法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  
是遂絕

又曰太祖置校事廬洪趙達等使祭羣下高柔諫曰今置  
校事既非君上信下之指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  
檢治之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又曰太祖征并州留崔琰傳文帝於鄴太子仍出田獵變  
服易乘志存驅逐琰書諫曰今邦國殄悴惠康未洽唯太  
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

又曰高堂隆寢疾口占上疏曰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  
忠款不昭時主莫不思紹堯舜而蹈桀紂之跡願陛下少



垂省覽

又曰明帝即位辛毗爲廷尉帝欲平北邙令登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旣非其理若九河溢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移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又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覬上疏曰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

又曰荀彧傳云時曹公欲滅陶謙乘勝欲取徐州而後定呂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可以自守雖師北身遁者數矣而終復振成大業也今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根本何以寄

諸乎宜且急收熟麥以實軍資呂布不足慮也今捨此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不可勝敵少留兵則不可固守且呂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保數城非已所有操乃從其言遂破呂布而平兗州

魏略曰蘇則爲侍中文帝時人多飢困而軍數出又兼治宮室則又數面諫由此上頗不悅其後出以爲河東相又曰時太祖欲征吳而大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教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逵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旣而復職



又曰明帝徙長安鍾簾起土山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  
上書曰臣聞古之貞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  
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自刃沸湯往  
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已來野戰死亡或  
門單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大之猶  
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  
盤土山淵池也此皆聖明之所興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  
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  
春秋方剛心畏雷霆臣今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九牛  
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發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  
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耶  
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吳志曰張昭少于休字叔嗣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孫

權嘗遊獵逮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

又曰孫權欲廢太子和立亮尙書僕射屈晃固諫不止權  
大怒牽晃入殿杖一百

又曰孫權任信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  
諫權不納後壹姦罪發露權引咎責躬

又曰孫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  
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  
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  
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尙殺孔文學孤於虞  
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  
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  
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又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避難江東委質於孫策遣奉章



諸許昌曹公聞策薨欲伐吳紘諫曰以爲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有不克弃好成讎不如厚禮曹公從之紘歸吳後爲長史權率輕騎將赴敵紘諫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麾下多強暴之勇三軍之衆莫不寒心權納而止  
又曰呂蒙時爲護軍權將欲北取徐州以廣其地蒙諫曰不可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二表撫集幽冀未暇東顧今徐州守將惡足言也往必尅之然地勢陸通四面受敵今日得之明日還失舉全吳之衆未足守也不如取關羽西據荊州則利盡長江此上流之勢於國之便十徐州也則重關西門國之固也權甚然之興師遂擒關羽而平荊州  
又曰華覈字永先吳人上疏諫皓曰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者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功者能賞之今民

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今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彩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彩去文繡未必無美貌也皓終不納後以微譴免數年而卒

又曰韋曜字弘嗣吳人本名昭避晉文諱改之孫皓立曜以直諫非一漸見責怒皓每饗宴以七升爲限小戶雖不入口並澆灌取盡曜遂見逼皓輒以爲罪曜與華覈薛瑩撰吳書皓欲以父和作帝紀曜以和不登帝位宜作傳曜遂被誅

又曰賀邵字興伯孫皓時爲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凶暴驕矜邵上疏諫曰陛下媿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海內悼心朝臣失圖書奏皓深恨之音見殺



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凡此類

又曰黃權字公衡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客若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又曰張松說劉璋交通先主璋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從事廣漢王累倒自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入境如歸

晉書何尚之傳云時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欲興

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息

又曰續咸僞趙石勒將遷都於鄴咸固諫勒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遷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表極諫勒乃悟停作賜咸絹百疋

又曰孫嵩爲王弥長史弥與石勒有隙勒常惡之乃請計於右侯張賓賓曰英雄不並立宜早圖之勒於是開宴請弥弥將行嵩請諫曰石公諫甚言甘不可信也願公勿往自守保固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及耳弥曰石勒一豎子耳奚能爲也不聽遂入酒酣遇害

又曰裴元略事僞秦苻堅爲金部郎中堅常以珠璣奇異珍飾不可勝計以朝群臣元略諫曰周卑宮室慶垂八百始皇窮極嗣不及孫此方古所以傳載也願陛下去之以延洪祚慶流萬代堅曰非卿忠何以聞寡人之過悉命去



之  
又曰游子遠仁劉曜西羌羯叛亂舉兵四十餘萬三輔大  
震曜甚患之欲大興師伐之子遠諫曰足下納臣愚計不  
勞大軍可一月而定矣且羌夷之叛也非有大度窺竊神  
器矣但迫足下嚴刑峻網今死者不可追生者猶可安莫  
若大赦釋諸逆人若沒官者悉還之遽相撫育聽其復業  
與人更始彼生路既開人情豈有樂禍好亂者也且小人  
聚居必有他心今無刑辟之懼以恩信懷之不降何待矣  
縱會長負罪而不下者請假臣弱兵五千人爲足下梟之  
不勞大軍此可定矣今賊黨旣盛弇川被谷君臨之以兵  
恐非歲月而可殄也此言其術也曜大悅行其計西方遂  
平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頗好遊宴洗馬江統等諫曰宜諱

詢保傅引見賓客悉得自盡有增博見益多聞  
晉中興書曰江道爲侍中時穆宗欲於後園脩立池苑道  
諫以強賊未滅宜務軍備當存儉約以率群下上卽納之  
也

徐廣晉紀曰成帝有乳母經營艱苦詔假其名號顧和諫  
曰保母奉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已爲隆厚若假以  
名號非令典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乃止  
臧榮緒晉書曰衛瓘字伯玉每議及經國屢形於言色晉  
祖恐大臣有諫瓘嘗因宴飲歡醉手撫御牀曰此坐可惜  
宋書曰世祖遊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沈懷文  
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  
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從理相與陳之江智淵  
卧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又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



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  
言上方注怒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  
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又曰何尙之遷尙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時上行幸還多  
侵夜尙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  
臣啓輿駕比還多冒夜伏願少採愚誠上優詔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四

人事部九十五

諫諍四

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將起鳳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  
聰怒曰將營一宮豈問汝鼠子乎將斬之時在逍遙園元  
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劉后在後堂密  
手疏救之乃解改逍遙園爲納賢園季中堂爲愧賢堂  
又曰關鑿王沉等用事太宰易大將軍敷御史大夫陳元  
達詣關固請免沉等官聰以表示沉等沉等笑曰是兒等  
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聰手壞其表

又曰趙滌次于新豐東晉安西將軍索綝自長安東討滌  
有輕敵之色滌長史魯徽曰困獸猶鬪況於國乎滌曰索  
綝小豎豈能汗吾馬蹄刀劍也帥精騎逆戰于城西敗績



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乃斬徽臨刑謂深曰  
將軍違謀取敗誅忠良以逞過忿若死而有知當訴將軍  
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眠牀枕死趙深攻北地夢魯徽引箭  
射之旦將攻城中弩卒  
又曰石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太子韋傅諫曰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  
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  
禍海若潛遊離葛陂之醜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  
玄鑒不忘天下之重虎省善之賜以束帛  
又曰趙明字顯昭南陽人虎攝位拜爲尚書及誅勅諸子  
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爲趙之太祖安可以絕之虎曰吾  
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  
風時論擬之蘇則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如鄴狩於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  
昏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  
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愆於虞人  
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  
崔鴻前涼錄曰張天錫元日與嬖褻飲既不受群寮朝賀  
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郎中張慮輿櫬切諫不納  
又曰張駿讌群臣于閑豫堂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  
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若尊親犯令不行矣駿性嚴  
猛乃弃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矣黃生可謂忠之至  
也  
後魏書曰高允爲中書令武帝禁封良田人無田農多游  
者允上疏諫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以農事言之夫地  
方一里爲田三頃六十畝百里爲田三萬六千頃若勤之



則畝增三斗情之則畝減三斗百里之內損益之率爲粟  
可知矣況天下之廣乎若戶有私儲則國無陰陽之膏上  
從之三年而國霸書令又曰元昭業爲諫議大夫莊帝將攻洛南昭業叩馬諫止  
帝避之而過後詔勞勉之晉不問又曰汝南王悅字宣禮性不倫倣儻難測無故過杖京兆  
王愉子寶月悅國前郎中令北平陽固上疏諫曰伏聞殿  
下乃以小怒過行威罰誠嚴訓有餘而慈惠不足當今主  
上幼冲宰輔用事履冰踐霜兢業猶恐不濟況肆意非彝  
任情行事欲保全福祿其可得乎昔龔遂去國猶獻直言  
韋孟離朝不忘本國況臣忝荷朝私猥充謬舉伏隸國僚  
聞道有歲敢不盡言悅覽之大怒陳書  
陳書曰章華字仲宗上疏諫後主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

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  
拜后妃而臨軒老臣宿將奔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  
今墮場日蹙隋軍日至陛下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遊於  
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隋書  
隋書曰盧愷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  
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勅欲以  
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又曰  
又曰劉行本沛人累遷黃門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  
答之行本進諫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又曰  
陛下不以臣不肖置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  
所言非當致之大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  
笏於地而退上於是斂容謝之  
又曰蘇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



上爲之改容形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  
入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避之  
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  
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疋錢十餘萬  
又曰趙綽爲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  
十口馬二十疋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  
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  
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  
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  
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  
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  
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  
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爲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

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詞之不肯退上遂入治  
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唐書曰虞世南雖容貌懦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論及  
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常謂侍臣  
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  
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  
又曰孔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  
曰聖人設教欲以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  
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小之人更  
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正  
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深不  
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尊



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又曰劉洎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皆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人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非獎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又曰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曰雨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則不漏矣意欲太宗弗為獵太宗大悅賜帛二百段

又曰柳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

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

又曰薛收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錠以酬雅意

又曰高季輔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又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組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



太宗爲然

又曰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爲皇后褚遂良欲陳諫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曰莫大之罪絕嗣爲甚王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爲皇后公等以爲如何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憾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過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旨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因左遷遂良潭州都督後轉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

又曰納言栢彥範嘗上表論中宗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

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相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爲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于預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新疏奏不納又曰中書侍郎表恕己以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陵州刺史



又曰德宗嘗泛舟魚藻宮張水戲命皇太子昇舟舟具皆  
飭以金碧丹青使婦人盛飭操篙楫行舟光彩映燭絲竹  
歌謳俱發德宗顧謂上曰今日如何上對曰極盛退因以  
奢爲諫德宗不悅  
又曰杜希全積功至朔方軍節度使嘗獻體要八章多所  
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  
又曰憲宗元和中五坊使犯法上將宥之裴度懇論不  
已時方征鄆冀上曰五坊是小事今日與卿要商量用兵  
度奏曰山東叛逆不過亂數州五坊使橫暴將亂輦下上  
怒起入見諸中人曰使我羞見宰相遂殺五坊使京師肅  
然天下望風而理  
又曰鎮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瓘爲招討處置  
使呂元靖與給事中穆質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

不可且曰承瓘雖貴寵然內臣也若爲帥揔兵恐不爲諸  
將所伏指喻明切憲宗納之爲改使號然猶專戎柄  
又曰李絳嘗因浴堂北廊奏對違忤上旨指切時病及論  
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宜上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  
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  
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  
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  
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  
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明臣  
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見其誠不  
迴卽怒解稍慰喻曰卿盡節於朕人所不言者卿悉言之  
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今  
日絳拜恩而退後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四  
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  
諫或曰此嗜慾間事從諫官陳疏絳曰居常諸公嘗病諫  
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遂極疏論奏翌日延英  
上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  
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論朕意以至  
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內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  
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人各與一人伊  
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今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放歸若  
非卿言朕寧知過矣

又曰白居易爲右拾遺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  
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詞情切至旣而又請罷  
河北用兵凡數千言皆今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  
璀事稍過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

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  
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蓋酬陛下特加拔擢耳非輕言也陛  
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  
見聽納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詞賦元和初進士  
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  
卽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  
久矣卽日拜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遷左補闕司封員外  
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  
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又曰穆宗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  
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  
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四  
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慄公權詞氣不可奪  
帝徐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格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  
彩卻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  
又曰鄭覃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卽位之始吐蕃寇邊覃  
與同職崔郾等廷奏曰陛下卽位已來宴樂過多畋遊無  
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  
不勝憂惕伏願稍減遊縱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  
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帛皆出自生靈膏血  
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  
如邊上緊急卽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  
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  
也帝意稍解  
又曰劉栖楚敬宗卽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

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  
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卽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  
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  
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  
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卽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不  
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  
久之不已宰相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進旨  
栖楚捧首而起因便陳論搯頭見血上爲之動容以袖連  
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卽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  
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爲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  
又曰李程爲相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  
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慈儉化天下陛下在諫  
閣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忻然從之



又曰文宗時魏謩爲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召誠之日事有不當卽須奏論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輒踰職分帝日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直弘文館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館事  
又曰魏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日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  
漢武帝故事日上性嚴急法令峻刻汲黯諫曰陛下誠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欲與誰爲治乎上笑喻之黯曰願陛下自今已後改之無以臣愚不知理也

田融趙書日前石數出遊獵每亟馳騁主簿程琅諫前石馳逐自若草木有瓦木馳馬觸之馬卽死前石亦危殆體小不穩還宮歎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吾之不善追之何及

段龜龍梁記曰太常卿楊穎上疏諫呂纂飲酒過度出入無恒纂曰不有直亮之臣誰匡邪僻之君也纂雖有此言終不能改  
又曰呂光龍飛二年太常磨反叛磨以箋書招誘楊軌推爲盟主軌性直不慮磨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肇諫軌曰將軍之與呂主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尋蛇尾非將軍之高筭也

梁祚魏國統曰吳丞相顧雍諫孫權曰公孫泉未可信後必悔也權入禁中雍後隨之頓首曰此國之大事臣以死



爭之權使左右扶出...  
 莫前殿...  
 卷...  
 單...  
 然...  
 天...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四...  
 小不...  
 脚...  
 項...



